

· 中国当代
作家选
集丛书 ·

张宇

ZHANG YU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张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宇/张宇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218-9

I.张… II.张…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018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286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2.375 插页4

1996年2月北京第1版

199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8.60 元

写作和做人是一回事。不管别人如何，只管慢慢地写。认真地向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不和别人比，只和自己比。只管修行，哪管能不能成正果。

张 宇



作者像

为了坚强和鼓励自己，有时候白朋硬着丈夫回家吃饭，路过村街时故意牵着他的手，像牵着一个孩子。

慢慢地，没有人再理他们了。先是村里，后来方圆几十里都知道鲁杰是个疯子。几年下来，他们就换了名声。

这时候鲁杰才觉得摆脱了平庸对他的诱惑，战胜了平庸的魅力。

也许在正常人眼里，鲁杰永远是疯子。

其实从本质上说，人的杰出意识就是超常意识，超常意识落实在行为上，就是一种疯狂表现。

注：选自中篇小说《没有孤独》手稿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从现在起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及主要成就。

目 次

小 说

枯树的诞生	1
飘扬	59
城市垃圾	84
乡村情感	118
黑槐树	167
自杀叙述	219
没有孤独	269

散 文

绍兴的剑气	324
由汉画想到许多	328
诗写人的故事	330
安息山的震撼	340
上帝受难地	346
加利利海岸的神话	352
死海童话	358
关于传达及其他	364
作家的理论意识	371
关于王蒙的弯弯绕	378

后记..... 390

附录 主要作品目录..... 391

枯树的诞生

我开始玩盆景时，才发现郑州玩盆景的人已经很多，只盆景艺术家的协会，就有三个。西郊还有树桩市场，市民们叫卖树根的摊儿。使我感到像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许多人已经早就来到了。这使我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活了这半辈子，走了许多地方，始终没有走出过人的足迹。

郑州西郊的树桩市场，一般在冬天和春天活跃。这时候是树的休眠期。平常这市场上卖养活树桩的，大都是花贩儿，树桩的水平就差得很多，没什么意思。要说郑州的树桩市场很大，每个冬日和春日的星期天都有，但由于玩盆景的人太多，得一棵好树桩确实不容易。去年一冬一春人们在市场上又抢又夺，据我所知，折腾到最后，要论好树桩，就数李荣彩得到的那棵黄荆。老玩家说，郑州这地可邪，每年下那么多树桩，要说好树一年也就出那么一两棵。

李荣彩这棵树，是初春时在市场上买到的。我和他一块去，一块回来。他只用了二十块钱，便宜到无法想象。像这样的树桩，别说二十块钱，两千块钱也不算多。问题是你拿着再多的钱在市场上转悠，一年二年三年五年，也不一定就得到这样的树桩。所以平常人们爱说，谁得到好树，就该谁得到，那是命里注定的。这已经不仅是买卖，是一种缘分。

买树桩这件事，看起来很偶然，你拿着钱到市场上，买到了树桩。可是你再去买一棵试试，将永远买不到这样的树桩了。一般的树桩，要养三五年才能成景，好树桩养到家通常都是十年八年地熬。人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十年。再好再大的玩家，一生也养不了几棵树。玩一辈子，能养两三棵精品，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趟了。

细想想就会发现，一棵树生长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偶然被农民发现，挖出来运到市场上，正好你第一个碰上买了它，看起来好像碰运气，其实这都是一定的。这棵树一直等待着你，等着你出生，等着你成长，等着你到这个星期日来到市场上，它实际上就是专门为你而生长的。或者说，你就是为养这棵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李荣彩玩树七八年，他的作品在省里在全国都得过奖，算一个盆景艺术家。这七八年，差不多每逢市场开放，几乎每个星期日早晨他都摸黑起床，最早来到市场上等待。七八年过去，好树桩也只得到了这一棵。这棵不是买来的，是他等了七八年等来的。实际上这棵树是流逝的七八年辰光结出的果实。

这棵树出现后，朋友们虽然嫉妒，但是也都说老天爷公平，李荣彩得到它是应该的。并且说这棵树也有眼有福，跟了李荣彩算选对了主儿，不冤枉它。在玩盆景的朋友们中间，早已经很迷信，谁得了好树，就证明谁的命好人品好那般，具有了典型的象征意义。

不过这棵树确实是太老太老了。从形象上看，树龄要往那百年上走。实在是一棵百年枯树，曾经沧海。虽然谁都不忍心说出口，却都在心里捏一把汗，害怕它不能够成活。当然大家对李荣彩的养护水平放心，不过玩树的都明白，并不是养护水平高就能够把树养活。有时候千方百计养一棵死树，有时候吊儿郎

当养一棵活树。刚玩的不知深浅，越玩越心惊，特别是好树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你能够把它养活养不活，而是它愿意活不愿意活。特别是老树，上百年过去，享太多日月之精华，都有灵性，它和你投缘，你随便养它都活；和你没缘分，当爹娘孝顺也养不活它。

李荣彩是老玩家，也深知这个道理。当初把它往盆里埋时，没有用土，全用细沙。细沙不板结，空隙大，将来老树蹬根时省劲。还把盆埋在地里头，使老树接通地气。又用一个编织袋围在树干上，袋又封满了沙，把沙一直封到老树的脖子上。这样就从下到上把沙土封得很高，使树身也保持湿润，不散失水分和养分，帮助它度过春寒，在开春后发芽。一棵老树和一个老人一样，丧失许多生理机能，要让它重新振作起来不容易，凭它本身的能力不够，要照料要帮助它。

这样精心地封埋以后，李荣彩才说该做的我都做了，我把心尽到，能不能活，就看我的命和它的命，闯吧。

李荣彩封树时，我们都看着，那是没有一点点毛病的。但是朋友们都估计，这棵树在开春以后不会发芽，可能在春末时发芽，也可能在秋天的雨季发芽，甚至今年不发芽，休息休息准备准备，明年春天再发芽。这么老这么大的树，就是等到明年春天发芽，也算烧了高香。不知从哪里挖来，一下让它离开生长了上千年的土壤和气候的环境，又让农民在采挖时砍断了那么多树根，伤了筋骨，泄了元气，让它重新养足精神聚起元气，发芽抽枝，实在是艰难。那以后好长时间，不知李荣彩心里如何，我都在为这棵老树发愁。有时候想到发呆处，甚至觉得我们这一群人，没有一个好的东西，把一棵好好的树硬是塞在了盆里边，还逼着骗着让它活，实在是惨无人道。

没想到这老树开春不久，冷不丁发出了新的芽，而且还发到

了树顶上。我想象到它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几乎拼尽了它全身心的力量。这老树发芽发得让人感动,让人心里难受。

等到树芽发满了树顶,准备抽枝时,李荣彩高兴得昏了头,沉不住气了。看着阳光照在树叶上,树叶开始绿得发亮,他知道树叶开始生长叶绿素,老树开始生根了。由于沙土封得很高,老树在这时候生根就会生在树干上。为了让老树把树根蹬在准备好的花盆里,他开始扒土。解下了编织袋,倒干净编织袋里的沙土,亮出了老树的躯干。老树刚吐出新芽,刚刚迈出死亡的深渊,向着新生走出了第一步,还没有站稳身子,他就逼着它往前走,蹬根,把树根蹬在准备好的花盆里。他急于让老树按照他的设计高速度生长,他是太渴望太性急了。

要说按照黄荆这种树的习性,只要它一发芽,一般不回芽,生命力强成活得快。这样亮出树干以后,树干就不会发根了。树叶吸收阳光,一直把阳光顺着树脉洒下去,老树埋在盆里的底部就会生根,树根再吸收土壤里的水分,把水分抽出来沿树脉再供应到树叶,就形成了光和水、阴和阳的循环,这个循环一形成,树就开始成活了。李荣彩把这个道理没有想错,千错万错就错在他忘记了这是百年枯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像年轻的树一样沿着人们发现的规律生长了。

险情终于出现了。扒土以后,树叶首先停住不再生长,叶子上的光亮逐渐散失,几天后开始低垂,像一个人无力举起自己的脑袋一样,有几片叶子也卷起来了。这是明显的回芽现象。这说明树叶和树根之间的树脉还没有打通,光 and 水的循环还没有建立,老树发芽用尽了力量,太虚弱太虚弱了。虚弱的老树吐出新芽后已经精疲力竭,没能力马上就消化强烈的阳光和把土壤里的水分举到头顶,它需要休息更需要帮助。李荣彩连忙又小

心地把编织袋围上，装满细沙，浇透了水，重新封到了老树的脖子上。十天以后老树才又缓过精神，把树叶伸开，泛出了光亮。

一场虚惊过去，李荣彩挨够了骂。朋友们这个说李荣彩心疼编织袋，那个说李荣彩急着看景哩，还有人说李荣彩急着去参加评奖哩，数黄瓜捣茄子地收拾他。他一边点头接受一边还要陪着笑脸，他知道差点做了对不起朋友们的事情。同时他也明白，如果他敢把这棵已经发芽的树养死了，从此就再没法在朋友们中间混。不害怕人们看不起他没本事，害怕有人说这棵树不该他得而得了，得了也养不活。那样，他就没法走在人面前去做人。于是李荣彩由回芽吸取了教训，也算总结了经验。教训和经验实际上是一码事儿。像人的左脸和右脸，都是脸。

老树由于得到外援的帮助，发芽抽枝，越长越旺。树干上蹬的树根已经像乱箭一样扎破了编织袋，李荣彩才开始落土。再不敢用手扒，也不敢解开编织袋，每次只用剪刀将编织袋剪下寸把长，不用手扒，而是浇水时用水冲着让沙土一点点往下落着卸。

沙土在水流的冲刷下落下一点，树干上新生的树根就裸露出来一点，在阳光下在轻风中无依无靠地空虚，先散尽身上的水分，由潮湿变成干枯，由柔软变成僵硬，然后一根根地死去。这挂在树干上的根毛毛离开土地的同时，老树的枝叶打通了树脉，把根系往树身下部转移，一步步退下去，最终把树根发满在花盆里。一直到整个夏天过去，才解下了编织袋，落净了树身上的沙土，亮出了老树的躯干。这种落土的办法，这种引导老树往下部蹬根的手段，整个过程充满了对树对人的无限的忍耐和诱惑，它需要人和树之间的一种默契和和谐，这种默契和和谐使人与树之间增加了解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人和树共同奉献最珍贵的东西来营养它来丰富和发展它。

现在已经是中秋，我在这里回忆和描写它的时候，这棵老树已经经过春天的发芽夏天的抽枝和初秋的旺长，如今最壮的枝条已经筷子般粗，在这中秋的夜晚正戏着轻风舞着秋意准备着，迎接即将到来的漫长的冬天。

自从树脉接通以后，老树建立健全了自己的血液循环系统。白天，树叶把阳光收过来渗进去，阳光便沿着树脉像沿着溪流涓涓流入到树的根部；夜晚，树根把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抽出来沿着树脉再输送到树顶。阳光沿着树脉进入了土地，土地沿着树脉上升融化在阳光里，树脉里便永远滋润着阳光和土地的恋情。

无论如何这棵老树是已经活稳当了。

由于养活了这棵老树，李荣彩在朋友们心里又加重了分量。朋友们不断去看望他，说是去看人，实际上是去看树。因为要去看树，也必须去看人了。不知道别人如何感想，我每次去看他，都要去看看这老树，在树前站一站，围着树走一走，心里边才踏实。过一段不去看看，就觉得少了些什么，想树。

实在说，别看我也养树，我养的树也像我的命根子一样，不过关心李荣彩这棵老树，确实超过了关心我的树。我想树也和人一样，这老树有它独特的征服人的魅力吧。

二

我玩盆景是近年的事，近到还不足二年。我养的树全是素材，还没有养出一棵成品来。这已经让我很满足。我无意养出什么艺术品，更无意争取当盆景艺术家。我养树主要是有地方接受和存放我的感情。

要论盆景艺术，我还远远没有入道，只能够算入迷。往日出差在外，首先想儿子。现在是先想我的树。儿子至少占有父母

两个想他的人，而我的树我要不想，就没有人想它。况且我的树也想我，每每外出回来，便看见我的树卷着树叶等我，就知道它想我想得很凄苦。

直到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想起来玩盆景，我才忽然想到我玩盆景还应该有个原因，并且能讲出去。一下子就茫茫然，不知道从何说起。想了许多天，我才觉得应该这样回答：在这挤满了人的城市，在这到处都在竞争的世上，养树可能是最适合内心软弱者干的事情了。

要在过去，我不会这么回答别人。我会调动一些智慧将我的心里话埋得很深，只让对方有所意会。那时候生命力强，有力量把简单弄得复杂。现在不行了，生命力减弱，没力量玩什么智慧，就觉得智慧成了包袱，老背着累。自觉放弃一些，拒绝一些，就愿意把复杂弄成简单。再则一到中年，前边的路短了，害怕的东西便少起来。

还有人说，我玩盆景这二年，像是变了一个人。言外之意，比原来似乎要好。这话说得我心里哭笑不得，无言以对。连我玩盆景也有人在观察，真是没处逃。如果说我有变化，那是在我养树的同时，树也改变着我。不过不会变了一个人，进步这么快，竟脱胎换骨。其实我一直很软弱，过去不过是努力把这软弱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现在没有了包藏软弱的力量，露出了软弱的尾巴。人们都喜欢看到别人的软弱，等于看到自己的强大，我过去也这样。

以往我的名声似乎不太好，不少人认为我工于心计，世故油滑。我没有努力为自己解释过，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好在我心里有数，实际上我的工于心计和世故油滑全表现在逃跑上。看见是非就逃跑。有人惹我，我惹不起就逃跑。想尽各种办法逃跑，以便节省些能源干我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能不少时候逃

跑得巧妙了，人家就说你工于心计和世故油滑。另一层，这些好人有同情别人的癖好，我那时年轻气盛，不尊重他们的癖好，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他们，很内疚的。

有位年长的老朋友批评我，认为我到省城郑州专业创作错走一步棋，不如继续在下边当官。官虽不大，毕竟是官。我知道他对我好，急于看到我的前程远大。只是他没有当官的体验，不知这里边水深水浅。我虽然学习到一些当官的能力的皮毛，却没有当官的情感。当官为人民服务时，有太多机会为自己服务，我抵挡不住这种诱惑。我还是太软弱，而当官的人内心要坚强。

到省城来时我盲目估计自己，认为上过高中，认识不少汉字，能把小说写好。最可爱可笑的是，我曾把自己过去的习作当成了艺术，自己上了自己一当。真正下了海，才知道我要艺术，艺术不要我。这样就背水作战没有退路，削尖脑袋往艺术里钻。不想只顾艺术又忘了生活，才明白艺术思维与实际生活格格不入，又每时每刻干扰生活实际，到头来不仅伤害朋友还伤害了家里人。现在回头看，常常内疚。便想到我的孩子的妈妈当初敢嫁给我，真是胆大。而且竟硬着头皮和我熬了这么多年，确实让我同情。

如今我明白了，这女人跟着我这些年，苦大仇深。别看我在外边人模狗样，在家里却神经经。于是她就生活在我的神经经的情绪的水深火热之中，苦海无边一般。她常说她是正常人，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一直不懂。后来我懂了。我是有点不正常。可是又没法改正，已经走到这半路上，又不能退回去。于是一边觉得对不起家人，一边又明知故犯，实在是又恶劣又难堪。

这也使我很快就意识到，原来总渴望从外边回来，或者写作之余，家里有人能和我放松下来一块玩玩，这想法该有多么自私